

就毫不隱諱地攻擊中共：『毛派領導不肯讓中共黨員知道這次會晤的事實本身……知道馬列主義政黨的理論和政治觀點，了解它們對當代國際局勢徹底的分析，知道他們對勞動者革命鬥爭的成就和前景的情形……』。

歐洲本身局勢原本非常複雜，東歐和西歐之間，無論歷史、文化、政制就截然不同，東歐淪入鐵幕後，更是形同霄壤，南歐和北歐，也鮮有相似之處，若僅就西歐而論，也不是屬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或中立、不結盟國家一類粗率的區分，可以描述正確的。義大利、法國等少數國家，共黨勢力，一直咄咄逼人，但是一九六七年的大選，在四百八十七席中，法共佔有七十三席，迨至一九七三年三月的另一次大選，仍然不過是七十三席，這並不單純是因為當時龐畢度總統曾在投票前夕（三月十一日），對法國人民發生警告的關係。事實上，法國當前左派政黨，計有二、三十個之多，除最大的社會黨、共產黨以外，尚有左翼中立派、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托洛斯基派、史

蘇俄與巴爾幹半島

呂律

壹

巴爾幹半島位於歐洲的東南部，在愛琴海、黑海之西，亞德里亞海之東，北以多瑙河與其支流薩瓦河向西引伸，至亞德里亞海為界，其南是劃分歐非二洲的地中海。它是世界上國家最多的一個半島，不要看它的面積不比新英格蘭六洲略微大些，但是在這個面積上却有六個國家，即：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希臘和土耳其。在上述六個國家中，全部領土在巴爾幹半島者有三個——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希臘，大部份領土在巴爾幹半島者有一國——南斯拉夫，一部份在巴爾幹半島者有兩國——羅馬尼亞和土耳其。

巴爾幹半島上的民族主義比世界上任何地區都有力量，每一個國家都在爭取獨立①。

達林派、毛派、勞工陣線工會和各色各樣的學生前進革命組織，五花八門（參見民國六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央日報巴黎通訊：『法國左派的政治鬥爭』）。英國是最近才舉行大選的（一九七四年十月十日），結果工黨以三一九席擊敗保守黨的二七七席而繼續執政，連同其他黨派合計六三五席次中，英共是全軍盡墨的。義大利共黨勢力雖然雄厚，但是也始終未能領導組閣，小試牛刀。至於這次沒有參加華沙協商會晤的荷蘭共產黨，自一九六四年以來，就主張自主，反對召集大規模形式化的共黨會議。事實上，其內部也分裂為許多組織，除了荷蘭共產黨以外，還有所謂：荷蘭共產主義者統一運動，荷蘭馬列主義黨，荷蘭馬列主義者聯盟等。其他西歐各國甚至於若干東歐各國的共產黨內部，也都有類似的情形。所以，此刻來論斷八、九個月之後的歐洲共黨會議的成敗得失，似乎還不是適當的時機，何況，共產黨徒，詭計狡詐，變化靡定呢？

土耳其和希臘是資本主義國家，它們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可以被視為理所當然，非資本主義的走向共產主義的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四個共產小國，論理不應該有民族主義的表現，然而事實告訴我們的恰恰相反。

一九六一年，阿爾巴尼亞改變政策，激烈的走親中共的路線，那是由於它恐懼蘇俄和南斯拉夫的威脅。

南斯拉夫的不結盟政策，其唯一的着眼點是安全。保加利亞所以接受莫斯科的指揮，也是由於它在上次大戰中所得的教訓，認為它不投靠蘇俄，就有被蘇俄首先吞併的危險。

羅馬尼亞要求外國在此一地區不駐軍隊，亦不從事軍事演習，顯然是就心蘇俄在它的國家中首先建立通往巴爾幹的橋頭堡。

巴爾幹半島上最近的火藥氣味很重，在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蘇俄之間

的關係突告緊張，大有山雨欲來之勢。造成這種緊張局面的重要原因有三：
一、今（一九七四）年初，蘇俄藉口華沙公約組織要在保加利亞駐軍，向羅馬尼亞索要多布羅加軍事走廊——蘇保之間隔着一個羅馬尼亞，所以在運兵時一定需要假道這個走廊②。

二、今（一九七四）年九月南斯拉夫總統狄托宣布，在該聯邦共和國和國的門的內哥羅共和國破獲一個反狄托地下集團，這個集團的國際背景顯然是蘇俄。
三、蘇俄以十三萬之眾的大軍進駐匈牙利的東南角，距南斯拉夫祇有十公里的塞德市。塞德市是一個戰略要點，是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三角地帶的中心③。

巴爾幹半島素有火藥庫之稱，一個火藥庫散發火藥的氣味，烏足為奇，值得注意的，這個火藥庫從十八世紀以來每次爆炸，都與俄國人有關。

貳

俄人對巴爾幹半島的覬覦，遠在土耳其統治這個地區之時。俄國人看得很清楚，要把巴爾幹半島這個重要戰略地帶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就必須把土耳其的勢力加以驅逐和消除。

一七〇七年彼得第一次對土耳其用兵，他提出一項大膽的綱領，解除巴爾幹半島上的耶穌教徒所受土耳其的壓迫，號召塞爾維亞人和門的內哥羅人起義反抗土耳其。但是出師不利，到一七一一年夏被土耳其一鞏阻軍包圍。俄軍進行談判，簽訂的和約規定俄羅斯將亞速海沿岸交還土耳其。

一七六八—一七七四年，俄土又發生戰爭，這就是史稱第一次土耳其戰爭，俄軍在巴爾幹將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希亞（一七六九年）佔領，俄國的艦隊將土耳其的艦隊全數燒毀，土人被迫同意媾和，於一七七四年七月十日簽訂和約，依照這個和約，不祇是土耳其要作領土方面的讓步，還要負一個義務不迫害巴爾幹的耶穌教徒（其實就是斯拉夫人）。

一七八三年，俄國以克里米亞不安為藉口，女皇凱塞琳準備一個新的俄土戰爭，打算在得手時將土耳其從歐洲趕出去。歷史上的第二次土耳其戰爭，爆發在一七八七年，延續到一七九一年，土耳其被迫簽訂和約，承認俄國兼併克里米亞和塔曼。

一八二七年，俄、英、法三國要求土耳其停止對希臘的軍事行動，為土

所拒，三國的聯合艦隊即進攻土耳其——埃及艦隊，結果予以消滅，俄軍於一八二八年佔領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希亞，於是土耳其承認多瑙河各公國，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希亞以及塞爾維亞和希臘的廣泛自治。

俄國對巴爾幹的侵略更進一步，是土耳其國王與俄國在一八三三年簽訂的同盟條約，依約，除俄國外，土耳其應對其他外國封閉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這樣一來，土耳其已處於俄國保護之下了。

一八五三年，俄皇尼古萊因維弗列姆教堂的一把鑰匙，被天主教奪去，於是命令自己的軍隊，在土耳其未滿足俄國的要求之前，佔領多瑙河的幾個自治公國，後因奧國的抗議，俄國始撤出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希亞。

一八五四年九月，英、法、土三國聯軍在克里米亞登陸，包圍塞瓦斯托波爾，俄軍堅守十一個月後，於一八五五年八月底南面被盟軍佔領，俄軍被迫撤往北面。尼古萊憂憤而死，俄國被迫簽訂和約，將多瑙河出口和比薩拉比亞的一部份讓與摩爾達維亞，黑海被宣佈為中立海，巴爾幹的耶穌教徒由歐洲各國保護。

一八七五年，波斯尼亞和赫塞哥維那起義，土耳其採取討伐措施，塞爾維亞和門的內哥羅對土宣戰，俄國在一八七七年亦對土宣戰，因一八五九年由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希亞合併而成的羅馬尼亞站在俄國一邊，俄軍渡過多瑙河，進入保加利亞。俄軍一帆風順，佔領非利波堡和亞得利亞堡，而且迫近君士坦丁堡。土耳其國王被迫請和，依一八七二年二月的和約，土耳其承認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和羅馬尼亞，承認建立保加利亞公國（馬其頓亦包括在內），負責在波斯尼亞和赫塞哥維那實行必要的改革。這個和約因為引起英、奧二國的抗議，後來在一八七八年柏林會議上又經過一番審查，實質改為，塞爾維亞和門的內哥羅所得的土地被削減，保加利亞的土地被分為三份。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奧國在巴爾幹採取擴張政策，俄國深感不滿。一九〇八年，奧匈將塞爾維亞人的住地——波斯尼亞、赫塞哥維那加以併吞，引起俄國的憤怒，特別是塞爾維亞的愛國志士，視俄國為斯拉夫人不受德國壓迫的保護者，他們把視線集中到俄國方面，於是發生一九一二年一三三年的巴爾幹戰爭，引起巴爾幹領土的重分配，奧堅持要建立一個獨立的阿爾巴尼亞國家。因為阿爾巴尼亞一旦建國，就使塞爾維亞失去亞德里亞

海的通路，於是奧國的干涉和它在巴爾幹半島上佔有的企圖，乃造成巴爾幹一般的緊張情勢。

一九一四年六月十五日，奧太子在波斯尼亞被刺，奧政府於七月十日對塞爾維亞提出哀的美頓書，塞政府向俄國求助調解，奧國對俄國的折中答復表示不滿，七月十五日對塞宣戰。沙皇尼古萊對於奧的軍事行動表示憤慨，於是開始動員，歐戰從此而起。

叁

歐戰不但未給俄國沙皇帶來勝利，却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出現一幕「十月革命」，這個所謂「革命」，不僅推翻了沙皇制度和克倫斯基政府，而且被列寧利用為其他各國推翻政府的典範。首先受到沖擊的，是中歐和巴爾幹各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巴爾幹半島，是列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同西方協約國民主和平勢力互相爭奪的一個戰略價值極高、關係人類命運（幸福與災難）最密切的一個地區，誰能得到它，誰就是歐洲的主宰力量。

列寧的布黨雖然竭盡全力想用十月革命的成果去影響這個地區可能變為共產政權的一些國家，但是因為俄國內戰方酣，無暇他顧，而且其西部邊界地區的民族主義得勢，德國及奧地利的工人又表示寧願擁護社會民主黨，不願奉行布爾什維克主義，所以徒使布黨西顧而興嘆。

列寧同協約國在巴爾幹半島上第一回合的鬥爭，得到慘敗的結果，主要是因為：

一、威爾遜總統的疆土改變方案，是建立在和平的願望上，美國和其他的協約國并無領土野心。

二、列寧的「民族自決」口號雖然響亮，但是在各國讀了他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所寫的「論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平協商」一文，玩味其中「社會主義的利益，高於民族自決權利的利益」一語時，祇好敬謝不敏了。

三、巴爾幹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均能如願以償，達到獨立的目的，固然不能否認威爾遜總統十四點宣言的重要性和列寧「民族自決」的欺騙性在起着作用，但是也不能不注意下面的兩個事實：

——沙皇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失敗，蘇俄政權被內戰拖住，

蘇俄與巴爾幹半島

——德國霸權既被打敗，歐洲的威脅已不存在，這是它們可以自由建國的第二個機會。

雖然如此，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對於世界和平問題未作澈底的解決，使蘇俄的赤色侵略和德國的納粹主義由潛滋暗長，而至公開作怪，巴爾幹半島上的各國在享受二十年獨立生活後，又陷於另一次世界大戰的浩劫。

一九三二—三三年是歐洲及蘇俄外交的轉捩點，一九三八年是歐洲外交史上的「黑色年度」，莫斯科為了抵制西方國家孤立蘇俄的局面，為了避免單獨負起戰爭的重担，決定走另一條外交路線，尋求安全保障——與納粹德國簽訂一個為期十年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

德蘇之間的所謂「友好」關係，並不是建立在誠意上，而是建立在彼此的欺騙上，所以經不起考驗。就巴爾幹半島這個地區而論，因為比薩拉比亞的權益問題、因為蘇俄兼併北布哥維納而將羅馬尼亞置於納粹的保護之下，德軍侵佔南斯拉夫問題，它們的關係愈來愈疏遠，也就是對立的態勢愈來愈明顯。

蘇俄外長莫洛托夫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去柏林答訪，在會談中，他一再申明蘇俄對於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希臘三國的命運，不能漠不關心，但是德國因為在巴爾幹半島上的優勢地位絕不容許蘇俄置喙，所以對於莫洛托夫的申明，一律充耳不聞。

一九四一年春，德國在征服西歐後，集中力量轉攻巴爾幹。蘇俄一向視巴爾幹半島為其勢力範圍，德國此舉，當然要引起蘇俄的反對，於是德蘇之間的衝突日益接近，不久之後，一幕社會主義同納粹主義的大戰就在巴爾幹半島上展開了。

德蘇戰爭初期，德軍勢如破竹，席捲蘇俄的西南部。一九四三年九月，俄軍才開始反攻入侵的德軍，到一九四四年的下半年，巴爾幹半島上的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均被俄軍直接間接攻下，分別建立共產政權④。俄國人真正佔有巴爾幹半島，這還是第一次。

假如說我們把蘇俄統治巴爾幹半島的時期，從一九四四年八月廿三日建立羅馬尼亞共產政權算起，那麼它確確實實成為巴爾幹半島上主宰的局面，到一九四八年六月就改觀了，從那時以後，蘇俄在巴爾幹半島上的主宰地位

逐漸降低，影響力逐漸減少，一直弄到虛有其表了。

蘇俄在巴爾幹半島上由盛而衰的趨勢，史達林、黑魯曉夫和布里茲涅夫都有責任，都犯了嚴重的錯誤。

自一九四八年一月起是年六月南斯拉夫共黨被共產黨情報局開除為止，由史達林與狄托為主角所製造的共產集團的第一道裂痕，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共產集團的分裂固然由此開始，而其他一切併發症也以此為媒介。

一九四八年六月，南斯拉夫與蘇俄的分裂，結果并未給蘇俄爭取到更多的威望，反而使鐵幕以內產生一種對莫斯科不利的逆流——狄托主義在潛滋暗長。從一九四八年冬到一九五一年春，在這三年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以及波蘭、匈牙利和捷克都發生過清除狄托主義的屠殺⑤。

「社會主義大家庭」裏發生的第二道裂痕，是由黑魯曉夫和阿爾巴尼亞的霍查製造出來的。蘇阿的分裂雖然是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俄共舉行第廿二次大會以後的事，但是導致分裂的許多因素，早在俄共第廿二次大會以前就形成了。阿爾巴尼亞雖然是巴爾幹半島上又窮又小的一個赤色政權，但是它與蘇俄分裂之後所發生的最嚴重的影響，還不是蘇俄已不能再利用它的海港，而是俄共的死對頭——中共——在巴爾幹半島上有一顆使蘇俄感到大傷腦筋的棋子。

共產集團的第三道裂痕，也發生在巴爾幹半島上。這道裂痕雖然不像蘇南和蘇阿那樣，鬧到絕交的程度，但是從共產集團的完整性上着眼，終歸是蘇俄在巴爾幹半島上第三個分裂力量。這道裂痕，就是羅馬尼亞杯葛黑魯曉夫的「社會主義國際勞動分工基本原則」，標榜獨立外交，駁斥「超國家的經濟一體化」，譴責大國「有限主權論」⑥，……一連串與蘇俄不合作的論調和行動，這條裂痕會不會最後發展到蘇南和蘇阿那樣，誰也不敢保證。前面說過，巴爾幹半島上有六個國家，除了希土兩個資本主義國外，有四個共黨政權，這種以多數決定少數的情況，蘇俄在巴爾幹半島上的主宰地位本來是毫無問題的。但是，由於蘇俄領袖們的私心自用，再加上巴爾幹半島上各國的民族主義思想抬頭和中共的插足其間，現在巴爾幹半島上四個共黨國家就成了下面的一個態勢：

——阿爾巴尼亞反蘇親匪；
——保加利亞親蘇反匪；

——羅馬尼亞不反蘇也不反匪，搞獨立外交；

——南斯拉夫不親蘇也不親匪，搞不結盟。

至於阿、保、羅、南四國相互之間，本來阿爾巴尼亞視南斯拉夫如仇敵，罵南斯拉夫為修正主義的共黨政權，以中共為最，其次就是阿共了。保加利亞在史達林和黑魯曉夫時代，共產集團圍攻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的時候，也曾隨聲附和過。這種情形，從七〇年代起改觀了，巴爾幹半島上四個共黨政權有走向團結的趨勢，而且有事實為證。

南斯拉夫已經結束和阿爾巴尼亞的宿怨，而且對南斯拉夫境內的少數阿爾巴尼亞人予以較大的自治權⑦。

合作程度最密切的，是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它們在一九六八年的捷克事件上，在一九六九年春匪俄在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中，在一九七一年匈牙利南部舉行的華沙公約部隊演習和本年匈牙利東南角塞德市的大演習的問題上，所表現的立場完全一致。

誰都知道羅馬尼亞是對華沙公約組織採對立立場的，保加利亞是該公約的忠實成員，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關係却并不壞，而當匈牙利、東德及捷克羣起抨擊羅馬尼亞的獨立外交政策時，保加利亞並沒有參加。

除了巴爾幹半島上的四個共黨政權關係改善之外，四個共產政權與兩個資本主義的巴爾幹國家的關係也改善了。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下旬，希臘與阿爾巴尼亞結束了過去三十年不宣而戰的狀態——希阿恢復正常的外交關係，放棄了一百年來針對「北伊派拉斯」的領土要求⑧。

土耳其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會員國，保加利亞是華沙公約的會員國，但它們在若干重大問題上表現了合作的態度⑨。

希臘和羅馬尼亞也結束了多年的疏遠和冷淡，現在表現很親密的跡象。

肆

如上所述，俄國人從彼得的時代就謀佔巴爾幹半島，經過二百多年的征戰，確實實佔有巴爾幹半島的日子，尚不到四年，從一九四八年六月以後，它在這個地區的影響力愈來愈少，到現在為止，巴爾幹半島上的六個國家

，它真正能够指揮的，不過保加利亞一國而已。這種情形給予人們一個明顯的印象，就是蘇俄在巴爾幹半島上的大勢去矣。

蘇俄會不會在失敗的前面低頭，放棄謀奪巴爾幹半島的傳統政策呢？答案是否定的。

今天蘇俄最耽心的，是中共在巴爾幹半島上搞反蘇的聯盟，這個聯盟一旦搞成，在軍事上雖然不足以威脅蘇俄，但在政治上的影響却很大，中歐的匈牙利、東德、波蘭、捷克如果同巴爾幹半島上的阿、保、羅、南接上線，脫離蘇俄的控制，這才是蘇俄最可怕的一幕。

爲了確保在中歐的陣地，並且爲使中共在巴爾幹半島上的陰謀成爲泡影，蘇俄祇有在這個地區拿出它的看家本領——搞顛覆工作。

環顧巴爾幹半島四個共產國家，除保加利亞外，可以爲蘇俄搞顛覆工作提供可能性的，不是羅馬尼亞，更不是阿爾巴尼亞，而是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不但是巴爾幹半島上最大的一個共產國家，不但是實行與蘇俄及其他共產國家不同的共產主義制度的共產國家，而且是內部極爲複雜和潛伏着危機最大的一個共產國家。

南斯拉夫是一個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它有六個邦（亦稱共和國），它們是：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波斯尼亞——赫塞哥維那、馬其頓、門的內哥羅。它有十多個民族、四種語言、三種宗教、兩種字母。這種情形，就在先天上給南斯拉夫決定了一個難以解決的民族問題。

克羅地亞共和國的克羅特人，他們的民族主義感情特別強烈，他們佔有南斯拉夫總人口（二千萬）的四分之一。克羅特人在南斯拉夫，不但在文化教育方面有地位，而且在經濟上的影響力很大，他們維持國家外匯的來源有二：一是亞德里亞海沿岸的觀光事業，另一是往國外工作的人



蘇俄與巴爾幹半島

寄回國內的匯款①，這兩項每年約有八億美元之多。他們令狄托耽心的是，他們一向主張單獨立國，他們認爲在南斯拉夫享不到平等的權利。

塞爾維亞共和國的塞爾維亞人，佔全國總人口之半，在南斯拉夫居於特權地位，特別是在三軍部隊中，這一點特別令克羅特人不滿。

一個多民族國家之內民族與民族之間不能和睦相處，這就是招致內亂和外患之源。

雖然克羅特人的分離主義意向，仍在地下活動，譬如說居住在西歐的克羅特人對於較極端的分離主義份子（烏斯塔人）是一個有力的支援，但是祇要狄托在位，這種分離活動的危險仍不能算作很大，問題是狄托已到垂死之年，一旦狄托倒下，南斯拉夫的內亂，是很有可能的，而內亂是外患繼之而來的媒介和導體。

今天構成南斯拉夫之外患的國家，既不是希臘、土耳其和義大利，更不是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而是蘇俄。蘇俄迄未放棄將南斯拉夫重行拉入懷抱的企圖，這不但是可以恢復它在巴爾幹半島上的主人地位，把中共的影響予以消滅，而且也可獲得使用南斯拉夫的海港，給它地中海裏的艦隊歇歇腳。

這并不是無中生有的面壁空想，乃是有種種跡象可以作爲此種判斷的根據。

目前流亡在歐洲的克羅地亞極端民族主義份子揚言：他們可以得到蘇俄的支持，同時在他們的出版物中也提出主張說，如果莫斯科保證克羅地亞獨立，則願意在克羅地亞讓蘇俄獲得使用機場和海港的便利。

另一個招致外患的導體，是失勢的塞爾維亞人，他們大都是老共產黨員，頗思東山再起，一有機會則假藉團結社會主義國家的名義，承認布里茲涅夫的「有限主權論」，請蘇俄予以軍事、政治和經濟的援助，重新再握政權。

一般人總以爲蘇俄在等機會——狄托的死亡或內部的叛變，其實它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在南斯拉夫搞顛覆。最近二、三年狄托感到來自蘇俄的壓力愈來愈大的原因，除了內部的分離主義活動以蘇俄爲背景外，蘇俄在地中海大事擴張，不能不使狄托提高警覺，以防裏應外合的突變。

蘇俄所以不能耐心等待，是耽心南斯拉夫與美國和共匪作進一步的勾結，造成蘇俄在巴爾幹半島上更大的不利局面。

狄托是從驚濤駭浪中奮鬥出來的，在他的一生中，不要說布里茲涅夫所搞門的內哥羅反狄托組織不能傷他毫髮，就連史達林一怒將南共從國際共黨情報局開除，爲南斯拉夫造成難以言喻的困難，也沒有使他低頭。

在布里茲涅夫不擇手段於一九六八年對捷克實行武裝干涉之後，狄托雖然對一九七一年匈牙利邊境上的華沙公約部隊演習和本年在匈牙利東南角上集結十三萬大軍之舉，大吵大鬧，只不過是把布里茲涅夫的面譜畫得更難看一點而已。究其實狄托清楚得很，他還在呼吸的時候，蘇俄不能也不敢動他毫髮。一九六八年八月在捷克上演的武裝干涉，利害相權，害多於利，不但事後使布里茲涅夫傷透腦筋，而且直到現在尚有餘波盪漾。此種前車之鑒，雖然不一定使他知過必改，可是使他不敢再輕舉妄動，是沒有疑問的。

總之，蘇俄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不顧一切後果斷然與南斯拉夫分裂，這不但蘇南關係中的一個重大變化，也是共產集團中、甚至於是世界上的一個重大的變化。此一變化，對於南斯拉夫祇造成其初期的困難，并無損失，反而提高了它的國際地位，然而對蘇俄而言，却有兩大不良影響：

第一、是有形的影響。這種影響起碼表現在兩點上：首先，蘇俄因此失去了南斯拉夫兵力的控制；其次，蘇俄在亞德里亞海方面失去了良好的海空基地。——這在當時蘇俄與西方集團的鬥爭中是一項非常重大的損失。

第二、是無形的損失。狄托脫離莫斯科，對於蘇俄而言，影響深遠。所謂無形的損失，就是狄托脫離莫斯科不祇表示蘇俄集團內部有矛盾，而且因爲狄托事件的發生，引起東歐各共產國家狄托主義的不斷出現，以至一九五三年東德的工人暴動，一九五六年六月的波蘭波茲南工人示威運動，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的抗暴革命，一九六八年的捷克自由化運動，而更重要的是匪、俄由暗鬥而明爭，由明爭而分裂，阿爾巴尼亞由蘇俄的一個附庸變爲中共的附庸。

以上這些，大部份是由於史達林、黑魯曉夫和布里茲涅夫的錯誤所造成的，都已成爲過去。假如布里茲涅夫冷靜的加以檢討，接受其教訓，開誠布公，與共產陣營各國平等相處，放棄爾虞我詐的伎倆，採取息事寧人的做法，一分耕耘，必有一分收穫。假如不此之圖，等狄托死後對南斯拉夫下手，或者等不及狄托死不死，爲了巴爾幹半島是一個沒有美國和中共影響的半島，使用催生劑搞顛覆，或者用華沙公約組織的演習重演在捷克的一幕悲劇，

則蘇俄在巴爾幹半島上的地位，要想保持虛有其表亦不可得。

在軍事上說，固然南斯拉夫加羅馬尼亞再加阿爾巴尼亞，都不是蘇俄的對手，可是它們拋開國際上的支援不談，就是這三個國家全國總動員，共同對付蘇俄，勝負之數是很難預料的，假如蘇俄在巴爾幹半島上重演十月革命後在華沙吃敗仗的一幕，則蘇俄不但要退出巴爾幹半島，也有退出中歐的可能。而且因爲外部的失敗，導致內部邊疆少數民族的起義革命，也並非無可能——摩爾達維亞和烏克蘭是克里姆林宮很難放心的兩個少數民族地區。

附 註

① Dan Morgan 作：「歐洲火藥庫——巴爾幹」（見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日巴黎「前鋒論壇報」）。

② 香港「大公報」（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五日）。

③ 同上（一九七四年九月十八日）。

④ 巴爾幹半島各共產政權建立的時間如下：羅馬尼亞——一九四四年八月廿三日。保加利亞——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南斯拉夫——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阿爾巴尼亞——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廿九日。

⑤ 從一九四八年冬到一九五一年春在巴爾幹和中歐發生的反狄托主義案件如下：保加利亞的「科斯托夫事件」（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年）。匈牙利的「拉伊利事件」（一九四九年六月至九月）。捷克的「克里門蒂斯事件」（一九五〇—一九五一年）。羅馬尼亞的「彼得列斯克事件」（一九四八年九月到一九五〇年六月）。阿爾巴尼亞的反狄托主義運動事件有三起，即：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卅日及一九四九年，主其事者是副總理兼內政部長索斯克。波蘭的「敏克、戈穆卡 and 普德克」事件（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〇年底）。

⑥ 匪「新華社」一九七四年六月廿三日布加勒斯特電及香港「大公報」一九七四年十月十日的報導。

⑦ 美國「時代週刊」：巴爾幹半島的新形勢（見一九七一年十二月香港「星島日報」）。

⑧ 同⑦。

⑨ 同⑦。

⑩ 南斯拉夫在外國工作的人有一〇〇萬，其中有六〇萬是克羅特人，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已儲蓄巨大資金。